

藏

書

藏書親臣傳卷五十六

○公主

○太宗荆國賢公主

宋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自擇主獨無取真宗卽位主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尚主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生日主請以舅禮謁遵勗賓客多一時名士每燕集主皆親視饗膳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而自以私錢募告者乃得真盜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體服除便不服華

麗一日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矣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紅及病目帝親爲之舐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遽有斯疾乎遵勗亦賢駙馬也主下嫁而所居堂甃瓦甍多爲龍鳳遵勗令鑿去之天聖間章獻太后問曰外間亦有何言遵勗不荅太后固問之對曰臣無他聞但聞言天子旣冠太后宜以時還政耳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勗師楊億爲文億卒爲制服又與劉

錫友善。劬卒。厚存恤其家。蓋勗深適性命之學。大
年知之。他儒者未必知也。

○武氏太平權略公主

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
築真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
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
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
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
暨妻以配主。主多陰謀。后嘗謂類我。而主內與謀外

實檢畏故終后世無他訾。玄宗將誅韋氏，主與秘計。事定，將立相王，衆未敢發。主欲自以爲功，乃入見少帝，曰：「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坐乃掖下取乘輿服進。」睿宗、睿宗卽位，主權由此震。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下，間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畫可而已。玄宗以太子監國，使宋王岐王摠禁兵。主怒太子分其權，乘輦至光範門，召宰相白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皆恐，請出主東都。帝不許，但詔主居蒲州。主大失望。太子懼，奏斥元之以銷戢怨嫌。主居外，凡四月。太子

復表請還京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主內忌太子
英明而以宰相皆其黨遂有逆謀太子知之乃召岐
王薛王及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少監姜皎
侍郎王琚崔日用及內侍高力士等定策共誅之初
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
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
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內簾琚曰何謂殿下當
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
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而大

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泣曰。主上同氣。惟有太平言之。恐傷其意。不言爲患日深。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蓋主漢昭帝之妹。自幼供養。有罪猶誅。太子悅。乃奏爲詹事府司直。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至是。聞主有逆謀。琚遂言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亦遣人遺上佩刀。欲上自割斷。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在東宮時。討之。須用謀力。今旣光臨大寶。但下制書。則誰敢不從。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先

發初上在東宮時楊后入宮爲良媛太平多忌而宮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媛方娠帝密語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生子奈何因命說挾劑以入而自於曲室煮之上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煮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

○中宗安樂淫縱公主

安樂公主中宗最幼女也嫁武三思子崇訓好貨光艷動天下嘗自作詔箱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

皆降墨敕斜封授官。故號斜封官。又請昆明池爲私沼。不許乃自鑿定。昆池言欲以抗訂之也。崇訓歿。主素與武延秀亂。卽嫁之。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之。斬其首。

○列女附

○桓少君

桓少君。勃海鮑宣妻也。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謂其妻曰。少君生當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

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于帷，
是聽乃悉歸侍御服，餘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
歸鄉里，拜姑禮異，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宣哀帝時，官
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
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
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
時，連徵不仕。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

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其子來致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臥久不起妻怪之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

遯

○姜詩妻龐氏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時時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之鄰母具以對姑感而慙乃卽呼還詩有子後因遠汲溺灰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一時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

母之膳。後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以故比落蒙其安全焉。永平三年。舉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

○班姬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處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

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其
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
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
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而今而後乃知免
耳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
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宅門取恥宗族間
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
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
弄之瓦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

弄之瓦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
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
之見也。夫婦第二。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
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
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女、
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慎第三。鄙諺云、生男如狼、
猶恐其虺、坐女如鼠、猶恐其虎。故曰、敬順之道、婦之
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媾、黷、媾、
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

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

逃夫固不可離也。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也。曲從第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

馬融善之，令妻子習焉。昭有妹曹豐生，亦有才惠。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以銘諫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以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沈拾遺求利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鄰。二年來歸。

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忠，無他異也。妻必引不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廢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夫成功，稽廢時日。』天子積學當此，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者，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

○李穆姜

穆姜，漢中陳文矩妻也。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皆毀用，積而為妻。

慈愛益隆衣食資供倍於所生及前妻長子興過疾困篤穆姜親調藥膳因心情逾至興疾久而瘳呼三弟謂之曰繼母慈仁出白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於是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蠲其冢徭穆姜年至八十餘乃終

○孝女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三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安神溺死屍不

得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乃投瓜於江祝曰
父屍所在瓜當沉旬有七日隨流至一處而瓜沉娥
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
立碑于道左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有弟子邯鄲
淳者字子禮弱冠有異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
成未出會子禮至因試使爲之子禮操筆立成無所
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而勒子禮之文於碑所
謂黃絹幼婦外孫蓋白者也

○龐消母趙娥

酒泉龐消母字娥，姓趙，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病故。讐喜而白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積十餘年，不能得後卒。遇讐於都亭，娥卽刺殺之，而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欲與解罪。娥不冝曰：怨塞身歿，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乎！自入於獄，遇赦得免。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規更娶之妻也。善屬文，能草書。規

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甚美董卓娉以駟輜乘馬奴婢錢帛充路妻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更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樸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其像號之曰禮宗云

○陰瑜妻荀采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爽因詐稱病篤，召采。采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勅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建四燈，盛裝餼，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戶，以粉書扉上。

日尸還陰陰字未成而自縊左右初不爲意比視之氣已絕矣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爲縣功曹縣長遣謁巴郡太守泥和乘船墮于湍水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晝夜號泣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而自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自投水死其夕弟賢夢雄告曰却後六日當與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于江上

○晉羊耽妻辛氏

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弟敞爲大將軍曹爽
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敞懼問
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
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
殆不可不爾明皇帝臨崩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而
爽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
誅蔡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凡
人在難猶或借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

人任爲人歿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敝遂出宣帝
果誅爽事定後敝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
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
故西出祐曰將以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
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
爲參軍憲英憂之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吾家難至
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
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
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

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界，友瑋果全歸。

○洗氏夫人

隋譙國夫人洗氏，高涼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已能撫循部衆，行軍用師，壓服諸越矣。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爲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畱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親族無所縱。

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及高州刺史
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
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贛石夫人曰平虜入
贛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宐遣
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我將千
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贖得至柵下賊可圖也寶從
之遷仕大喜果不設備夫人因而擊之大敗遷仕遂
總其兵與陳霸先會於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
衆心必能平賊君宐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

人懷集日越數州宴然後廣州刺史歐陽訖謀反召
其子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
我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訖徒潰散僕以夫人
之功封信都侯至德中僕卒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
數部三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遣摠管韋洸安撫
嶺外夫人遣其孫暄帥衆迎洸未幾番禺人王仲宣
反圍洸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之時暄與逆黨陳佛
智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係州獄
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敗仲宣夫人親

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卒，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盎爲高州刺史，封洗氏譙國夫人，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冥服一襲賜之。時番禺州總管趙訥貪虐，諸狸獠多亡叛者。夫人遣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臯狀。上遣推訥得其贓，竟致於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論諸狸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仁壽初卒，謚爲誠敬。

藏書近臣傳卷五十七

○宦官一

○正直中官呂強

呂強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再四。因上疏陳事，曰：伏聞中常侍曹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益，所以冒死陳愚忠者，願陛下損改旣謬，從此一止耳。臣又聞前

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喻以詔書令其極對邕承旨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致邕極罪室家遠徙老幼流離是令羣臣皆以邕爲戒不敢復盡忠言也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誣一身旣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臣謂宜更徵邕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闢衆怨以弭帝不聽時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綵

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
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倣。驢。價。遂。與。馬。齊。
又。爲。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
導。行。費。強。復。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
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歛。諸。郡。之。
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
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
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願。陛。下。詳。思。臣。言。書。
奏。亦。不。省。中。平。元。年。帝。見。黃。巾。賊。起。乃。召。問。強。所。宜。

施行強言宜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先赦諸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然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亦怨強入骨矣於是遂共搆強與黨人共訕議朝政數讀霍光廢昌邑王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死亂至矣丈夫盡忠國家安能對獄吏遂自殺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並清謹退在里巷不爭威權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

奉公之稱，知不得用常託。初，還寺舍以自養。

○小心內侍高力士

聖曆初，嶺南討擊使上二頭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強悟，敕給事左右。後山一累逐出，中人高延福養以爲子，因善武三思。歲餘，猶入禁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歸附。已平韋氏，乃擢內給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寔多。至力士則四方奏請皆令

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雖洗沐未嘗出，帝曰：力士在，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慎矜、楊國忠、安祿山、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以相扶助。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盡呼力士爲翁，帝或不名力士而呼將軍。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謂力士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且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

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糴不止則私藏竭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及帝走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肅宗卽位靈武帝聞而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也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盡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命後從玄宗還京玄宗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譖肅宗信之除籍長流巫州巫州地多瘠而不食力士因感而詠曰兩京秤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

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實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
向哭嘔血而卒年七十九初太子瑛既廢武惠妃方
寵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欲立之而未決
居常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豈膳羞不具邪帝
曰爾我家老奴揣我意何為力士曰豈以嗣君未定
邪推長而立孰敢爭者帝曰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
邊將爭立功以邀賞帝嘗曰朕春秋高矣朝廷細務
付宰相蕃夷不襲付諸將寧不自暇逸乎力士對曰
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

臣恐禍成不可禁遏。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平？帝不荅。明年而祿山反。

○忠謹中官馬存亮嚴遵美

馬存亮元和時累擢知內侍省事。敬宗初，染著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謀爲變，帝大驚遽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涕泣自負，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襲全右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韶及玄明殺之，賜存亮實封戶二百。存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

監淮南軍。太和中致仕。封岐國公。卒。存亮遠事德宗。更六朝。資性畏慎。始去禁衛。衆皆感泣。唐世中官以忠謹稱者。唯存亮及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忠節中官張承業

張承業。僖宗時宦者也。昭宗爲茂貞所迫。將出奔太

原先遣承業使晉，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出隴隴誅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李克用憐承業，匿之斛律寺。及晉王病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莊宗兄事承業，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凡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多承業之功。莊宗歲時自魏歸省，須錢蒲博，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幣幣馬以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

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
國家之錢臣不得私莊宗語侵承業承業怒曰臣老
敕使豈為子孫計耶惜此庫錢欲佐王成霸業爾王
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
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
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歿
死不愧於先王矣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懼乃酌
兩卮謝承業曰吾以杯酒之失得罪太后願公飲此
為吾分過承業不有飲莊宗入太后使人謝承業明

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許諸將卽皇帝位矣。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而至。見莊宗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也。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豈王父子初心哉！且梁、唐、晉之仇，賊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子孫而立之，使唐之子孫有在者乎？夫孰敢當此？使其無則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

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狼賊奄豎趙高

趙高奄人也始皇巡遊至沙丘道病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蔡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而始皇崩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

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
賜公子扶蘇蒙恬死行遂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
襲位爲皇帝趙高爲郎中令二世乃陰與趙高謀曰
大臣不服官吏尚強恐諸公子欲與我爭奈何高曰
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累世名貴人也積
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位管
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可因此
時按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
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

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而六公子一時戮於社公子將閭兄弟三人囚於內宮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用法益刻於是戍卒陳勝等皆起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劫進諫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自

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趙尚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
八月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
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
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
高前數言關中盜無能爲以項羽虜秦將王離等而
前章邯等軍數却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
東大抵盡畔秦吏聽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
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
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

心不樂，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_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勿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勿許。曰：

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

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
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
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高二族
以徇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降沛公至項籍殺之

○固寵宦侍石顯

石顯字君房與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漢初
諸侍中皆用士人自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代士
人出入命令至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
善爲請奏能稱其職元帝卽位數年恭歿顯代爲中

書令是時元帝被病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
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遂委以政事無大小
因顯白決貴幸傾朝廷自初元中譖殺前將軍蕭望
之周堪劉更生廢錮不用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
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
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鼻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
車咸抵鼻髻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
以他事論建次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
中書僕射牟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

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謂者，遂修敕，宣侍帷幄。天子召見，遂請問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大怒，罷遂歸。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以爲三公。上曰：「善。」乃廢不用。顯內自知擅權專柄，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

間已乃時歸誠取一言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惟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怜之數勞勉顯加厚賞顯聞衆句句言已殺前將軍蕭

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矜已時明經著節士瑯琊貢禹爲諫議大夫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實未嘗妬譖望之也元帝崩成帝卽位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歿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謹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恃恩宦官單超等五侯

桓帝初，趙與徐璜、貝瑗爲中常侍，左愴、唐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冀自殺，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行鴆毒。帝逼畏日久，會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衡對曰：單趙、左愴、徐璜、貝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趙、愴入室，謂曰：梁將軍專國逼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何如？趙等對曰：奸賊當誅久矣，但恐陛下中復狐疑耳。帝曰：奸臣脅國，當

伏其罪有何疑乎帝於是遂與五人定議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宦衡遷中常侍封超等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及超病卒賜東園秘器。其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暲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暲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收拷。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璜訴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於是五侯宗族賓客滋爲

倉廩殆遍天下矣民不堪命始起而爲寇賊八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愴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賊罪徵詣廷尉瑗賤爲都鄉侯卒於家

○結恨宦侍曹節王甫

曹節桓帝時遷中常侍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矯

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熹平
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
城南市舍數日，節等欲別葬太后，詔公卿大會朝堂，
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
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
時議者數百人，各瞻望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
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皇家母，臨天下，宜配先
帝無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
『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之援，立聖

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曷駕因遇大獄遷居空
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
下之望李咸曰臣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
好公卿皆從球議曹節王甫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
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享今竇氏罪深不得
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
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
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
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

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宐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未幾。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且不宵急捕。猛坐左轉。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而節甫父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所在。貪暴。百姓不堪矣。甫養子。言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

其骨周徧一郡乃止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
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旣而球果遷司隸甫
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時甫休沐
里舍頰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頰及中
常侍淳于登袁赦封勗等罪惡悉收甫頰等下洛陽
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
備極萌嘗先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旣當伏誅亦以
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乃
欲論先後求假借耶筆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頰自

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

入其財產妻子皆徙北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

何說

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

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收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

空使大舐其汁乎卽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

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帝乃徙球爲衛

尉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球被召急因求見帝

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

段熲蓋狐狸下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

豺狼鳴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
詔邪乃拜受命于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球下獄
然而節領尚書令光和四年乃卒

○報怨奄人侯覽

侯覽桓帝初爲中常侍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
高鄉侯建寧二年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
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侵奪人宅三百餘所田百
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
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

女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竟不得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貲財具言其罪覽亦遂誣儉爲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卓吾曰黨錮之禍起於張儉一人諸賢盡夷宗社遂傾而儉獨存顏何厚也

○固寵宦侍張讓趙忠

靈帝時張讓趙忠並遷中常侍曹節歿後忠領大長秋與讓及段珪等十二人皆封侯貴寵父兄弟布

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郡
中張鈞上書言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
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賊寇自消天子以鈞
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
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於
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諂事發
覺受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嘗言黨人欲爲不軌
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
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

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不之官者，皆迫遣之。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有、取、德、行者半之。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人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復藏寄小貧。

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及上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誅中官，謀泄，讓忠等，因其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侍功奄豎李輔國

李輔國年四十，以閹奴事高力士，後得侍東宮，與陳玄禮等謀誅楊國忠，勸太子分玄宗麾下兵趨朔方，以圖興復。太子遂卽帝位，及還京，拜殿中監，封成國

公輔國遂專掌禁兵權，在左右矣。時太上居興慶宮，宮有長慶樓，樓南俯大道，父老過者皆拜舞然後去。輔國言於上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帝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其如羣小何？陛下爲天下主，當爲社稷大計，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異？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帝泣不應。輔國懼，會帝屬疾，卽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太上皇至睿武門，忽見

射生官五百遮道不得前。太上皇馬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爲者？叱使下馬，輔國失轡而呼曰：翁不解事，乃斬一從者以徇。力士向前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各納刀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輔國乃與力士共執轡，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數十皆阉老不堪。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矣。自是怏怏不豫，至棄天下。

云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既得志乃求爲
宰相寶應元年肅宗寢疾先是張后與輔國表裏顛
權至晚復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于輔國上疾篤
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制勅皆從之出今主
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
曰二人皆陛下勲舊今不請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
堪也太子出后更召越王係謀之元振知之密告輔
國輔國卽伏兵凌霄門捕越王等囚之而殺后代宗
立輔國等有定策功愈跋扈難制至謂帝曰大家

帝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皆關白。輔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未幾程元振欲奪之，權請上漸加禁制，乃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輔國始惘然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爲司空尚父。朝朔望，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能平，既嗣位，不欲顯誅，遣人夜刺殺之。

此同舉動

○侍功奄豎程元振

程元振少以宦官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奸。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代宗立。元振封保定縣侯。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名在輔國之右。軍中呼爲十郎焉。宰臣裴冕與元振忤。乃發小吏贓私。貶冕。施州來瑱初在襄陽。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爲相。元振譖瑒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流播州。賜死。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搆自殺。元振又惡李光弼。數媒竭

以疑之。故方帥繇是攜辭。廣德初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至者。虜扣便橋。帝倉惶出走。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閻。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闕。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官闕。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

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皆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帝還京，元振自三原衣婦人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銓家，欲圖不軌。御史劾，案長流灤州。景銓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

○特恩宦豎魚朝恩

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
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
蕃東走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帝德之更號天下
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是時郭子儀有定
天下之功朝恩媚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讚肅宗雖不
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畱京師故代宗立與程元振
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
用子儀王室再安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
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

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怙貴。誕辭每折。愧坐人欲出其上。時元載爲相。雖強辯。亦拱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返不屈。朝恩謀將易執政。會百官于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須遐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谷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焉。且軍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自足。

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司無稍食皆軍容
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拂衣去曰
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朝恩執易升坐百官咸在
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
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而未發會朝
恩有養子令徽者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
歸白朝恩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
列上帝未荅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矣帝笑
曰小兒章服大稱帝以故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

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
陝而皓爲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帝
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
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
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
翔陽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
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
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封殖
不知爲虞也載畱溫京師未卽遣約與皓其誅朝恩

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朝
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見之朝
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悖傲強辯皓與左右掄而
縊殺之卓吾曰元載亦有權術可用然代宗初失國
倚恃魚朝恩實得朝恩力而卒受制於朝恩及用元
載力誅魚朝恩實得元載力而卒受制於元載然則
爲人主者亦難矣不用不得用之又不得是以雖郭
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人主難遽信也而况如今公
者古今天下又最希鮮者乎吁非大聖人安能當九

五之位與

○悖逆奄豎仇士良

仇士良憲宗時數任內外五坊使按鷹畿內至文宗
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有隙故擢良
爲左神策軍中尉已而訓謀悉誅中官士良知之乃
與右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相臣王涯舒元興等就
縛士良乃脅令自陳反狀以示于朝因縱兵捕殺無
輕重皆歿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
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

用不著

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去澤潞蜀
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
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
而名曰逆賊使之含憤九泉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
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
心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士良沮恐卽進
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言臣所陳係國大體可聽則
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
申而生者荷祿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逆自是文宗

鬱鬱不樂兩軍毬獵晏會絕矣開成四年帝苦風痺
少間召直學士周墀問曰據爾所况朕何如主墀再
拜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赧漢獻
孰愈耳赧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由此觀之不
如遠矣因泣下墀亦伏地而泣始樞密使劉弘逸薛
季稜宰相李瑀楊嗣復以帝有疾不朝謀奉太子監
國士良與弘志卽矯詔立潁王爲太弟武宗已立士
良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俄而瑀嗣復罷去弘逸季
稜誅死賴武宗明斷雖士良有授立功內實嫌之陽

示尊寧張會昌三年士良罷爲內侍監知省事請老而卒士良之去也中人舉送還第士良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一語乎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接見儒臣納諫諍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幸薄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菹醢聲色蠱蕩上心使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而後權柄在我也以故士良擅專二十餘年殺二王一妃四宰相竟保首領以死云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共謀誅已屢欲廢帝是日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

中使名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謂慎由曰上不
豫已久自卽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
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
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敢與覆
族事耶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
士良等歷階而上數帝過失帝俛首旣而士良指帝
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
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
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唐宣宗八年名翰林

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
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宣宗閉
目搔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
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
識者與之謀宣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
衣綠至衣緋皆知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宣宗
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赦
有缺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
益與朝士相惡南圻司如水火然昭宗時悉以軍國

事委崔胤時胤與中書舍人韓偓妙人定計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胤又欲盡除諸宦官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而撫諭其餘則人人自安矣臣謂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至言心王公正御之下至於瑣細機巧不可用也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之系而勞之也昭宗深以爲然已而偓爲全忠所惡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

○天祐二年復名爲學士還故官。偃不敢入朝。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又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旣爲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旣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旣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旣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

權今古所無然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官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 竅幸二

○ 竅幸鄧通

通蜀郡人以濯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名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異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時問如通家戲然通無他技能獨自護身以媚上而已上使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

通者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

氏矣錢布天下矣文帝嘗病癰通嘗爲上嗽吮之上不

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

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齟癰太子齟癰而色難之已

而聞通嘗爲上齟之太子慙繇是何說心恨通及文帝崩

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

錢下吏錄成矣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没入之通家尚負責數

鍾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

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於人家

嗟夫景帝視父如寇仇雖與以天下如應得物也然則世局嘗有父子之親哉徒有勢利耳矣

○董賢

賢雲陽人哀帝立賢以太子舍人爲郎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爲駟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裋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裋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

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冝出常畱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名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且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

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襦玉押，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營義陵苑，內爲便房，剛栢題，奏外爲微道，周垣數里，門闕采蔥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毋丁太

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及上舅丁明皆相，繼爲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寤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册曰：朕惟稽古，建爾千公，以爲濬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下傳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

○方士三

○方士李少君少翁謬忌樂大公孫卿

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皆驚上有故銅器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桓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宮中

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歿。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歿。天子以爲化去不歿，而使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
五帝古者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爲
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
南郊常奉祠如忌方焉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
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
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
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
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
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

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音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蕭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後然後入因張

如脫屣耳。乃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一。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曰：「民間祠尚。」

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上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箏篴瑟。自此起。其來冬，乃遂北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歿，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上自得寶鼎，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斧曠絕，莫知其儀。禮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歿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請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天子旣聞公孫卿及方士

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
接神仙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
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於是上盡罷諸儒不
用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
言萬歲者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
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
上䟽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公孫卿至東
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
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

忽不見上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
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
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
不經難施行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明日
下陰道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
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
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
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
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公孫

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遠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
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宐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
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壽延壽觀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
將招來神仙之屬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
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
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其後十三歲而還徧於五嶽
四瀆而方士之後祠神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公孫
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觥無其效天子益怠

厭方士之怪迂語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者曹植
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
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道引慈曉房中
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
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豈欲
觀神仙於瀛州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
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
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吏
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佩終

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却儉絕穀，百
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
死，而儉乃如是。左慈善修房內之術，然自非有志至
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詣術士，咸其歸
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
復爲徐市、欒大之徒也。